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瓜分慘禍預言記 第五回 志士聯盟歸故國 官兵助外捕義民

卻說鍾警滾下山來，道：「不好了！我們同胞中卻出了敗類，通了外族來殘同種了。我方才用望遠鏡看見一隊洋兵，前頭有兩個人引路，四處搶掠。先前我看尚不真，如今轉向我們這裡，我便得正面看去，不是別人，卻就是與我們誓同殉國的申為己、胡國襄。如今已指著我們這山來了。恐怕他二人告知洋人我們的實情，那就不好了。」閔仁道：「怪道申為己去探聽不曾回報，胡國襄臨時脫去。」鄭成烈道：「國襄尚勸我們鼓動全堂出戰。自己不來也罷了，難過便人面獸心的真個出降？他們這兩人，近日來正同著議事，並往四處演說呢。」弗陶道：「且勿閒活，速速的分據各要隘去。」於是分了閔仁、岳巖、商有心、史有光於隘口之左；方是仁、侯可觀、史有傳、鍾警並自己，伏於隘口之右。卻指那山後一個小洞道：「若是洋兵擁了進來，我們只得避入此洞，我已備著炮彈了。若再不能支，我們逃出洞後，望那牆內跑去。」又命鄭成烈、史有名二人道：「你們身上先帶著引火藥，看看我們要逃去洞後時，你們卻伏於兩邊牆後，待那洋兵追我們到那鬆楸蘆葦之上，約已滿了，更要有過去的，你們便自兩面放起火來，卻急急逃了。」又命眾人道：「我們走時，要向那正北方無旗的地方逃去。到那放火的時候，便急急回身，施放槍炮。此番我們是必能殺些洋人，報那滅國的恨了。」調拔已定，史有名同著鄭成助裝了火藥，仍伏在大洞之內助戰，心中卻記好了計策。那仇弗陶等九人，也都埋伏好了。不一時，洋兵已到山門外，只見胡、申二人，當先指著洞內道：「內中不及十人呢。」那洋人聽著，便一擁殺將入來。仇、閔等看近了，也狠命的放槍。眾人雖恨胡、申二人，卻想殺敵是更要緊的，因此炮子只瞄著外人打。只見各打了十數響，洋兵已經倒了百餘人。原來他們十一個各臥在小坡之內，只偷露出眼來，把槍對準著洋人放去。那洋人不見有人，打的卻是一槍不中。內中有一洋人見洋人死多了，那胡、申卻不曾傷著，因此心疑他二人誘敵而來，便舉槍向胡國襄要放，卻有一兵官止住。這裡眾人盡力施放，不及二十分鐘，那洋兵又死了八九十人。那洋人惱了，奮死向前的衝上坡去。那方是仁卻已受了重傷，臥在坡上。眾人見勢不支，仇弗陶已舉起號旗來，便都從坡後溜入小洞。各各換了槍，添了子彈，更復極力施槍。那申為己目中卻誤中了一彈，便急急的向後逃去了。這裡洋兵愈聚愈眾，那炮子漸有大的，不純是洋槍。雖洋兵死的很多，那大的炮子，已將山洞的石岩打了一快。仇弗陶傳令逃走，眾人便散開，都望著短牆夾道內跑去。那鄭成烈、史有名二人跑過了牆，卻悄悄轉到牆後埋伏了。一時仇、閔等都逃過土牆，仍極力的往前跑去。那洋人見有土牆，便不肯追人，又見正西豎著旗，著實疑惑，那胡國襄忙道：「有旗處或者是官兵，彼若打來，我們可以據牆拒戰。但逃的這一班，實無幾人，好急追去。除了這些人，這全省更無人抵拒的了。」洋兵便一衝而過。

卻說那仇弗陶等忽見洋兵不追，甚是著急，便仍立住放槍以誘之，及見洋人追入，甚是歡喜，便都倒了下去。那洋人以為他們走到道窮了，益發驅兵前進。這裡史有名、鄭成助望著洋人趕過牆的多了，這在牆內的卻是滿了，便發了一號，將引火的藥一把一把丟將進來。時那蘆葦之下，乃是鬆楸，鬆楸之上，卻潑著洋油，底下又鋪著許多硫磺、火藥及等等引火之物，霎時土牆內煙燄沖天的著了。那仇弗陶等已裝好了槍，見著火起，便急急起身反擊過來。那牆內的洋人遇著火，喊叫連天，那追過牆的也嚇了一跳，早已手腳忙亂。這邊人等盡力施放洋槍，又將洋人打死了好些。那在火場中的，登時盡皆燒死。雖有一二人在前後邊的逃得出去，卻已滿身是火，頭焦額爛的，即時倒了。那不在牆內的，也有因被火藥爆出焚著死者，那胡國襄也已燒死了。其餘洋兵盡皆紛紛退去。

仇弗陶等大獲勝仗，急急收聚點名時，卻不見了方是仁和史有名。急急尋去，只見史有名已經焚了半身焦爛，眾人急來問時，那有名急問道：「洋人燒了多少？」眾人道：「已大勝了。」便問他如何受傷。史有名道：「我放火時不提防自己身上火藥著了，幸虧只剩下一二包，我急急將身向鬆土裡滾去，好久方才火熄。已是燒斷兩腿，遍身焦的已不少了。諸君，我是不中用了。諸君須是用心勉力，為我中國留個記念。我們今日不死，到了沒有國的時候，到東被人逐，走西被人殺，世界上哪一處肯容你立足去。前年猶太人被俄人無故殘殺了二三千人，也是為著無國之故。譬如人沒了家，做個棲身無所之人，尚可勵志自立起來；若是沒了國，任你天大的才藝，他人也虐待迫逐，使你無處容身的，那時，也是死，倒不如今日戰死了，尚留此英氣存在世間。我是氣將絕了，只為要問聲我們燒殺了他們多少，並告訴你們句話，所以陰魂不散，留著等你。好兄弟們！我們終究做個報國的好男兒。」說著，聲已微了。忽又瞋目道：「我史有名不能看這中國復興了，我的魂尚來跟著你們，殺那侵我中國及誤我中國的賊人去。」說著，已是氣絕，那兩目尚是直視的。眾人正傷感間，忽見史有傳、鄭成烈抬了方是仁的屍來了。仍是挺著胸，雖是遍身鮮血糊了，那面目卻是如生。眾人哭了一會。仇弗陶傳令急急將他兩人掩了屍，再去預備敵兵。眾人便依言辦去。看官，這史有名、方是仁兩個人，雖是死了，我想他死的時候，是滿腔熱血，忠義之氣直逼雲霄，死時當不覺痛苦。若是做了漢奸及投降的順民，或逃走在路被殺的，死的時候哪能如此爽快呢。閒話休提。

卻說給仇弗陶、閔仁、鄭成烈、史有傳、史有光、岳巖、鍾警、商有心、侯可觀等，正在掩埋兩個義士，方掘土坑，忽聽轟的一聲，已是滿天開花炮子，飛得如流星一般。仇弗陶忙傳令向那山的東邊小路逃去。那鄭成烈、侯可觀卻反身向敵，伏那土牆後，站立不動，緊緊瞄槍放彈，倒也打倒洋兵數十個人。仇弗陶自己率領眾人從小路走去了，那史有傳自己想著槍法比眾強，因此特自斷後。不提防，卻被單眼的申為己一刀殺死，提了頭去了。那鄭、侯兩人也都中炮死了。這弗陶等又從別條小路逃去，及與洋兵遠了，眾人方才商議：如今此處是不中用了，不如我們投奔曾群譽那邊去助他。這十八省都是中國的土地，我幫著他，替中國存得一塊土地，死了也是願的。於是眾人便取道商州走來。

走上不到二日路程，到了上海。忽然遇著一班洋裝的人從那邊來，看去卻是本國的留學生自東京歸來的。眾人迎了上去，彼此未及開言，不由得嚎的一聲哭了。那東京留學生一班，便問國內情形。閔仁等便將尚水劇戰始末說了，因問君等為何到這時候才回來。留學生中唐人輝道：「我們聞得風聲不好，便商議回來。那日本政府以為各國瓜分中國，若放我們回來，未免有礙邦交。我們急得死又不可，生又不能。恰好夏君存一、黃君雄自美洲回來，取道日本，帶有美洲政府給的放行文憑。這裡劉君銘、艾君滿等，卻奔走於日本所有義俠之門，懇其設法請政府放我等歸來。後來日本政府見美政府居然給放行文憑，因此自愧了，也放我們回來，所以擔擱了。」原來這留學生一班，卻是唐人輝、夏存一、黃雄、方光彩、歐陽震、劉銘、艾滿、國榮、夏光、華得興、華得全、軒軒適、黃烈金、李必勝、紀念、陳策、成仁、史光、應不降、仇達、黃勃、女士花強中、金閩杰、劉金身等二十四人。

看官，我們中國在留外留學的學生，單日本已有千餘人，尚有在歐洲、美洲的也不少，為何亡國時，真歸來為國流血的只有二十四人。咳！看官，你不要聽「留學生」三字便敬得不得了，他們哪裡真愛國？不過因那愛國、愛群、革命、流血、獨立、仇滿、保皇、立完等語，是那時流行的口頭話，若不說說來給人聽，便覺得沒趣，何曾有是言、有是心呢。譯者記得癸卯年間，買了假頭髮回去考試想中舉人者，幾乎占了一半之數。及到實行瓜分之議起，有好些怕被人拉他真去流血的，都悄悄買了假辮子回去了。又有未曾回去的，到了留學生會館發出傳單集議時，卻都托故不來。卻是這班平日不言什麼革命、流血的，實心實意聯了盟，大家回來，為國效死。這也可見孔子說的「聽其言，不如觀其行」，真是千古確論了。

且說留學生和眾人商量道：「我們聽說商州地方有一班志士，鼓動了城野人民，意欲起義拒敵，卻被黑心的知縣出示嚴禁，且欲拿辦他們。後來他們卻將知縣囚了去，又團集義兵來，似甚得勢。如今我們毫無措手之處，不如且去助他，共圖獨立。」仇弗陶道：「先前我們同志鄭成助，前去運動土匪鄭國存、海邦城，意欲用他的眾，外逐洋兵，內清民害，替我們所愛的國乾出轉禍為福的事來。不意他一去便無蹤了，想是被兵殺死了。如今海、鄭兩黨是亂搶亂殺，毫無紀律的，想來是難再說動的了。」那黃烈金、黃雄、夏存一接著道：「我是興華府自治會內籌款送我出洋的，如今我們會長夏震歐催我們火速回去，幫助獨立，我們須是告別回

去。」閔仁道：「聞說貴處更有一班奮興社的社友，為長的華永年，已舉辦團練，力拒外兵呢。這華君先有信與我說，若尚水事不得手，便到他那裡去。我如今且和君等同往該處一行。」於是眾人定議往投曾群譽。閔仁卻和黃剋金等往發省去了。

且說商州曾群譽，因那日演說激動了大眾，卻被知縣石守古示禁了，又欲拿辦。曾子興本想用那和平辦法，不即與官府為難，只悄悄私向城鄉茶肆內逢人便與談話國事，思欲聯絡的人多，又能心堅意協，然後直豎起義旗來。不意因那日一番演說以後，大家都已聞他的名，著實相信他是個好人。所以曾群譽所到之處，眾便高呼曾先生來了。眾人聞著，即便愈聚愈眾，聽他議論。莫不人人感激，個個痛心，因此不演說也演說了。一連說過兩天，這消息又報到知縣知道。這知縣立派著差人四名，親勇囚名，又派書吏一名領著，帶了火牌，往拿曾群譽來，就地正法。幸有一個衙役，心知曾群譽是個好人，原是為著大家起見，不忍他受了禍，便悄悄的往報與楊球、張萬年、犁水青等知道。

眾人聞知，都嚇一跳。於是屠靖仇、姜一心忙與楊球等商量道：「如今事急，不得照那曾先生的意恩，仍以和平為主。如今曾先生是此處的干城，若被殺了，大事去矣。我們務要趕速帶著佩刀，火速飛往，激動了眾人，先把知縣殺了再作道理。」張萬年道：「尚須分派兩個前往保護曾先生去，方免被那兵差魚肉。」說著，便手忙腳亂的取了刀，三步並作兩步的趕去。不片刻，到那曾群譽方在那裡演說的茶店，只聽眾人喝采道「是」之聲。這曾先生卻是從從容容、誠誠懇懇的對他們說著。楊球等不禁替他捏一把汗，卻暗暗的催著張萬年、姜一心擠往群譽背後站著。那楊球、犁水青、屠靖仇悄悄的與聽眾中數人說著方才所聽的話，於是漸傳漸廣，各人無不失色。這楊球便大言道：「這知縣他本是個漢人，卻盡力助著滿洲朝廷，來欺壓我們同種。如今見又來了別一個滿洲，他便移這忠滿洲的心去忠他。這滿洲人所以得任意將我們漢人的土地分贈與外人，都是這黑心肝的官吏助著他壓抑我民，所以滿洲人才能夠把我們的土地、財產、性命，鴉鵲無聞的送與外人。如今聽說這奸賊石守古已派人為拿我們曾先生就地正法，借以媚外人。我們須是殺了他，卻和大眾同胞自家起來，保自家的土地，休被這狗心的奸官誤了大事。」眾人不待說完，都齊聲道：「我們殺那奸賊去。」說著，蜂擁而去。

是時曾子興不能制止，只得道：「且先擒知縣來，我自有用處。」這楊球是極聰明的，一聞此言，便知曾子興之妙計，急傳呼：「生擒石守古來，大有用處。」眾人聽了，即如飛的向縣前而去。不提防那知縣聞知警報，早已添派親勇數十名，和那前派的公差親勇，扮作常人，雜在眾人之中。乘那眾人不覺，卻用公差上前，將子興拉住。便有親兵二人，提著刀，架在子興頸上。餘眾圍著，四旁掣著刀，以防眾人劫搶，隨即向他路上紛紛的去了。忽見一人騎著馬，趕來傳道：「將犯人押到公堂，便即將頭割下。太爺已坐著大堂等了。」楊球等眾人見了，盡皆驚惶失措。只見姜一心、張萬年等都拔著刀，向那親兵公差殺來。那親兵高聲道：「若殺過來，便將曾群譽殺死。」此時已近衙署，楊球等不勝著急，便高叫道：「諸位在後的一半且塞住轅門口，在前的一半跟我來，快把知縣揪住，要他發放。」只見哄的一聲，在前的跟著楊球，屠靖仇等衝入縣衙去。這裡也有先前聽演說的，也有在路聞知子興被捕起了器械來的，都緊緊的將轅門塞住。那親兵將刀戳來，只是忍著痛，不肯放出門路。而且在轅門內人山人海，已將門堵塞滿了。外頭的就散了此，也不中用。正閒得天翻地覆，忽見轅門庭內諸人裂開一路，卻是楊球、屠靖仇、犁水青擒著知縣，也將兩刀架在他頸上，口口聲聲要他速放子興。那親兵擁著子興，也已來至轅內。兩下裡各擒一個，各將利刀架頸。那知縣已是面如土色。畢竟曾子興的人是個個拼死的，那公差親兵不過怕著挨打，故此出力。今見勢頭不好。便鬆了子興，自己都四散躲避去了。張萬年、姜一心即時搶前擁住，那知縣亦吃吃地說道：「放，放，放了曾，曾先生去罷。」眾人又喝道：「曾先生非是你放的，待我們給汝竹棍刀砧去吃去。」於是眾人你拖我扯，找辦拉衣的擁了，仍回到縣堂。

不一時，人愈聚愈多，籲請曾君即便自做知縣。此時曾子興也只得喝眾將知縣綁了，自己登了堂，取了印，點了差役兵丁的名，便將知縣帶上堂來。那差役已將石知縣拉上了，便喝他跪下。曾子興便問知縣，你是要生要死？那知縣叩頭乞命。子興道：「你要命，快將收的錢糧和那貯的軍器、火藥，一一交來，便免你死罪。」知縣只叩頭應承。子興又道：「你也是中國一個人，聞著朝廷政府以一二人之意，擅將我們所托命的國土讓人，要我們無處容身、就該為我們按理爭執。縱不然，你守著舊學古義，不知國家是民眾的產業，只知說要忠君，難道不讀《左傳》說那君也是要忠於民的麼？而今為君的聽著外人來取土地，他卻壓制我民，不許各出心力、才智，以保境土，這也算是忠麼？」說著，氣忿忿的叫打。那知縣只管乞恩，已就饒了。只見子興又垂淚道：「我們中國人民之眾，物產之饒，天下第一，而且人民是極有智慧的。若不是你這等狗官，惟知摧殘土氣，閉塞民智，不許他有權干預國事，以致他們看著國家禍福與己無乾，由著他敗下去，今日何至將我們祖宗四千年傳下的安身托命之基業，分囑他人？你且說，把我們的國糟亡了，這地土屬了他人，我們四萬萬同胞兄弟，卻去何處棲身呢？恐只是和紅色人、棕色人一樣，漸漸的滅亡了！」說著，不由得傷感起來。那知縣此時卻也不覺下淚。堂內外上下站著的人，也都傷心起來。

那子興卻忙收淚，命留下八十人，帶刀留衙，以防不測。其餘各歸家去。每十家公舉一人為長，每家抽出丁壯一人，充當民兵。每鄉卻由各十長中，舉出一人為團董。更由各團董中，公舉總董一人。又派了楊球、張萬年、犁水青、姜一心分往四門辦去。一面令屠靖仇押著知縣，告訴了冊籍文書，以及錢糧軍器藏儲之所，一一交代妥當，便交知縣收禁起來。不數日，楊球等已將民冊籍及那部勒之法辦理妥了。這裡急忙採買糧草，添辦軍器，修築營壘，操練陣法，預備取那府城，更行進取省城。將這一省地方，內誅蠹賊，外御豺狼，獨立起來。

忽一日，正和各團董議事，人報有一班人投來，說是東京回來的留學生，也有從尚水來的。曾子興聞說大喜，急忙迎出去。便即迎入大堂，一一相見了。彼此敘了近日來聽歷的情景，大家感慨一番，便急急密謀獨立之事。唐人輝道：「如今雖然是注意在襲取根據之地，究竟就這一縣的內政，也不可急急整理起來，諸如選舉、議政，及那財政、兵旅、警察、衛生、裁決、教育等事，俱須妥定章程。選擇諳練者擔任辦理，以期責有專歸。總而言之，須是速行仿那世界通行的政治，分著立法、行法、司法三部。立法權歸民人，由各鄉人民公舉的議士操之。行法權須經學過專門者掌之。司法部是監察行法的，只舉公正之人當之，分理一切。若內政不理，無不亂也。」

忽聽得仇弗陶、犁水青、艾滿、仇達、屠靖仇等同聲道：「如今這滿清政府，把我們四萬萬人公有的產，任意投贈他人，使我等漢人現在受那屠殺殘暴之慘。後時更永為外人的奴隸牛馬，萬劫不復，直到種滅了，然後剩個臭名為五洲萬國之人所唾罵。他那滿洲的丑類，卻仍割了中國一塊塊地與他的族人，在那裡舒舒服服的，依然驅役我住在那一方的漢人服事他們。他們卻登著高處，睜著眼，看我們漢人受這彌天的浩劫，你道可恨不可恨？天下哪有全國人的土地，他一二人可以主意送人的道理。又哪裡有奪了人家的產業，到了自己勢敗，卻推著人往死坑裡，以博得他自己安寧的道理。依我說，卻是速圖殺盡滿人，收回國權。然後佈告諸國，不認滿洲政府所許割與各地，力爭獨立起來。就是國……」

剛說到此字，忽有人慌慌的報導：「那洋人因在尚水被一班志士用計燒死了好些，又聞德國人被山東民兵和響馬賊也敗了一陣，兩廣、雲南也有抗拒法兵的，圍此迫著滿清政府傳諭各省大吏，統率全省兵民，隸屬洋旗之下，為他的先軍。所到之處，責成大吏，先行拿獲會黨，擊散民兵，代他安設衙署，建署兵驛，並向人民收取稅項，以充洋兵軍餉。如今我們縣北各鄉，有官兵到來，已將當民兵的拿了好些去了。也有的已被正法了。」眾人聽了，忙命張萬年、姜一心出去細探。不一時，忽聽衙門四面人喊馬嘶，已有官兵把縣衙圍得鐵桶相似。正是：

人無國了不如蟻，虎有恆來易噬人。

未知如何，下回分解。